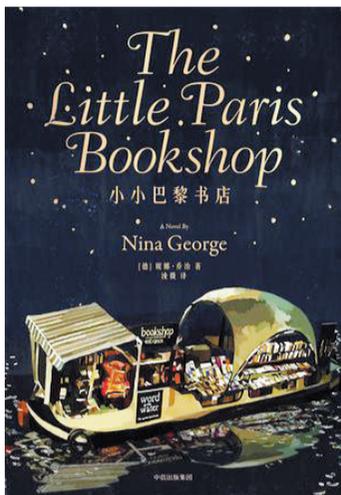


## 超薄阅读

《小小巴黎书店》  
用阅读治愈灵魂的疾病

作者:妮娜·乔治(德)  
出版社:中信出版集团

塞纳河边,那艘停靠了21年的书船突然起航了。书船的主人佩尔杜先生有口皆碑,他经营着这家叫“水上文学药房”的书店,自称“文学药剂师”。他与人为善,个性执拗,可以通过眼睛、耳朵和直觉,辨别出每一个灵魂所欠缺的东西,再把自己视为“解药”的书卖给对方。他以书为药,相信唯有文学才能治愈人心。

## 【试读】…………… 卖书 ……………○

下一位顾客是个英国人,他问佩尔杜:“我最近看到一本绿白封面的外文书,有译本了吗?”佩尔杜猜测他说的是的一本17年前出版的经典书,最后他卖给这个男人一本诗集。然后,他帮送货员把一箱箱订购的书从手推车上搬到船上,又为一个有点儿狂躁的小学教师找了一堆最新的少儿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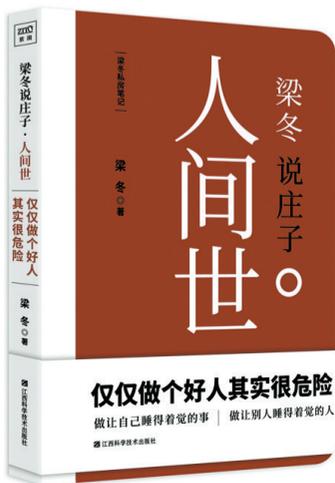
佩尔杜为一个小女孩擦了鼻涕,她正在全神贯注地读《黄金罗盘》。小女孩劳累过度的母亲分期付款购买了一套30本的百科全书,佩尔杜帮她填好了退税表。

她指了指女儿,说:“我这个奇怪的孩子想在21岁前读完所有的书。我说好吧,可以给她买这些百科……百科……哦,就是这些参考书。她以后就没有生日礼物了,也没有圣诞礼物了。”

佩尔杜对着那个7岁的女孩点了点头以示赞许,女孩也真诚地对他点点头。

“您觉得这正常吗?”孩子的母亲焦虑地问,“在她这样的年纪?”

“我觉得她勇敢、聪明且正确。”

《梁冬说庄子·人间世》  
仅仅做个好人其实很危险

作者:梁冬  
出版社: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

你自以为是个好人,却总觉得处处不顺——在职场上被插刀、在家中被老公(老婆)和孩子无视甚至疏远,以“我为你好”为出发点做事却总被嫌弃……这正是你不了解人性中的危险所致。

在本书中,梁冬以幽默犀利的语言为你深度解读贪心、刷存在感、苛求别人、自以为是、追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等人性的弱点,告诉你:在人间,不管怎么折腾,仅仅做个好人很危险。

## 独家连载



## 《平原客》

作者:李佩甫  
出版社:花城出版社

长篇小说《平原客》,是李佩甫又一部人物群像雕刻的力作。这一次,他将笔触对准的是当代官场生活。以一群现代官场知识分子为中心,以一个高官杀妻而走向毁灭的离奇案件为线索,李佩甫描绘了一幅当代官场文化的生态图和社会变迁的风俗画。

## 30 “平民省长”

当了副省长,李德林有一段时间很不适应。突然之间,他就成了一个“陀螺”,旋转在一个一个会议之间的“陀螺”。

一个主管农业的副省长,要开的会太多了,每个会议都要他去讲话,有时候,一天要奔赴两三个会场,一不小心,就把会议的讲稿拿错了。讲稿虽是秘书提前准备(也有各厅局提供)的,可他最初还是出了些洋相。一次,他出席一个全省的林业会议,从包里拿出来的是全省生猪屠宰会议的讲稿。等他开始讲话时,朗声念道:“同志们!生猪、们……”接下去,他沉默了很久,说:“错了。对不起,同志们……错了。”下边哄堂大笑。还有一次,在一个规格很高的座谈会上,他居然念错了一个同级领导的名字。会后,那位领导很不高兴地说:“老李呀,共事这么久,你连我的名字都记不住吗?”他只好坦白说:“对不起,我走神了。”

李德林最不适应的是听汇报。各个地市的人都来汇报工作,其目的大多是要钱的。他们一汇报起来就长篇大论,一讲就是一两个小时,让他连个撒尿的机会都没有。有很多事情他并不了解,所以常常走神儿,听着听着,他就想到别处去了。一次,在听汇报时,他打了个盹儿,恍惚间突然想起,小麦该扬花了。(小麦花是世界上寿命最短,也是花型最小的花朵。小小花蕊是雌雄同体的,它没有第二者,也永远不会有第三者。它的爱情故事是在风中用最短的时间完成的,也就是一吻)于是,他脱口说:“这一吻,神鬼皆惊!”

接着是满座皆惊!等他回过神时,见众人都怔怔地望着他,他赶忙说:“没事,你讲。很好,很好。”

很快,在省内流传着关于他的一句“歇后语”:“李副省长听汇报——很好。”

不过,他到底是喝过洋墨水的博士,不就是讲话嘛,在会议室里浸泡久了,他很快就适应了。渐渐地,在他不熟悉的地方,他也慢慢学会了使用“宏观语言”,按照大政方针总结出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”来。

在省直机关干部中,李德林的口碑一直很好。一是他没有架子、为人平和;二是他虽是留过洋的博士,却

说一口家乡话,让人觉得亲切;再加上他是全国有名的小麦专家,他的亲和力也是一般官员没法比的。每每下基层查看庄稼,他戴一顶草帽,说蹲下就蹲下了,一亩地有多少棵麦子、一个麦穗结多少籽,他们门儿清,因此被媒体称为“平民省长”。

八月十五那天晚上,李德林是天黑才到家的。

这一次,李德林没有让司机送他回乡,而是悄悄地给刘金鼎打了一个电话,让刘金鼎开车在黄淮高速路口等着,接他回村。他还特意交代,不准告诉任何人。

于是,刘金鼎按他的吩咐,一个人驾车,在黄淮高速路口候着,接上他,直接去了梅陵。

一路上,刘金鼎什么也没说,只告诉他:“老师,过节了,我什么也没给你拿,就拿了两盒月饼。”

回老家探亲,李德林是带了月饼的。他觉得两盒月饼不算犯忌,就噢了一声,说:“以后不要这样。”

刘金鼎问:“到了县城,停不停?”李德林说:“不停。我不是说过去吗?不要告诉任何人。这样,你把我送到离村一里地的地方,就回去吧。明天上午,在老地方接我。”

车下了公路,拐过一块玉米地,天已经黑下来了。李德林下了车。此时暮野四合,风萧瑟,前边灰蒙蒙一片,什么也看不清……他忽然觉得有些陌生,问:“这路,不错吧?”

刘金鼎说:“不错。现在的路,变来变去的……”

李德林说:“行了,就到这儿吧。”刘金鼎从车后备厢里把月饼拿出来(一共四盒,有李德林从省城带回的两盒),提在手里,说:“老师,这儿的路我熟。我把车停这儿,送你到村口吧。”

李德林说:“也好,黑灯瞎火的,我还真有点迷路。”

两个人走了大约半里多的样子,到了村口,刘金鼎说:“老师,到了。”

李德林看见村头那棵老柿子树,心一下子定了。他回头看着刘金鼎,不由心里一热,接过刘金鼎手里提的四盒月饼,说:“今天是八月十五,你也快回去跟家人团聚吧。”

刘金鼎说:“老师,说这话就见外了。你回吧,老爷子还等着你呢。”